

卷第四百九十 雜傳記七

東陽夜怪錄

東陽夜怪錄

前進士王洙字學源，其先瑯琊人，元和十三年春擢第。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。洙自云，前四年時，因隨籍入貢，暮次滎陽逆旅。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，以家事不得就舉，言旋故里，遇洙，因話辛勤往復之意。自虛字致本，語及人間目睹之異。是歲，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（乃元和八年也），翼翌日，到渭南縣，方屬陰暄，不知時之早晚。縣宰黎調留飲數巡，自虛侍所乘壯，乃命僮僕輻重，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，聊踟躕焉。東出縣郭門，則陰風刮地，飛雪霧天。行未數里，迨將昏黑。自虛僮僕，既悉令前去，道上又行人已絕，無可問程，至是不知所屆矣。路出東陽驛南，尋赤水谷口道，去驛不三四里，有下塢，林月依微，略辨佛廟。自虛啟扉，投身突入，雪怒愈甚。自虛竊意佛宇之居，有住僧，將求委焉，則策馬入。其後才認北橫數間空屋，寂無燈燭。久之傾聽，微似有人喘息聲，遂繫馬於西面柱，連問「院主和尚，今夜慈悲相救。」徐聞人應：「老病僧智高在此。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，無從以致火燭。雪若是，復當深夜，客何為者？自何而來？四絕親鄰，何以取濟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，且此相就，則免暴露。兼撤所藉芻稿分用，委質可矣。」自虛他計既窮，聞此內亦頗喜。乃問「高公生緣何鄉？何故棲此？又俗姓云何？既接恩容，當還審其出外。」曰：「貧道俗姓安，（以本身肉鞍之故也。）生在磧西。本因舍力，隨緣來詣中國。到此未幾，房院■蕪，秀才卒降，無以供侍，不垂見怪為幸。」自虛如此問答，頗忘前倦。乃謂高公曰：「方知探寶化城（「城」原作「成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如來非妄立喻，今高公是我導師矣。高公本宗，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。」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，遂聞云：「極好雪，師丈在否？」高公未應問，聞一人云：「曹長先行。」或曰：「朱八丈合先行。」及聞人曰：「路其寬，曹長不合苦讓，偕行可也。」自虛竊謂人多，私心益壯。有頃，即似悉造座隅矣。內謂一人曰：「師丈此有宿客乎？」高公對曰：「適有客來詣宿耳。」自虛昏昏然，莫審其形質，唯最前一人，俯簷映雪，彷彿若見著皂裘者，背及肋有搭白補處。其人先發問自虛云：「客何故瑠瑠（丘圭反）然犯雪，昏夜至此？」自虛則具以實告。其人因請自虛姓名，對曰：「進士成自虛。」自虛亦從而語曰：「暗中不可悉揖清揚，他日無以為子孫之舊，請各稱其官及名氏。」便聞一人云：「前河陰轉運巡官，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。」次一人云：「桃林客，副輕車將軍朱中正。」次一人曰：「去文姓敬。」次一人曰：「銳金姓奚。」此時則似周坐矣。初因成公應舉，倚馬旁及論文。倚馬曰：「某兒童時，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為山詩，今猶記得。今夜景象，宛在目中，師丈有之乎？」高公曰：「其詞謂何？試言之。」倚馬曰：「所記雲，誰家掃雪滿庭前，萬壑千峰在一拳。吾心不覺侵衣冷，曾向此中居幾年。」自虛茫然如失，口呿眸眙，尤所不測。高公乃曰：「雪山是吾家山，往年偶見小兒聚雪，屹有峰巒山狀，西望故國悵然，因作是詩。曹長大聰明，如何記得，貧道舊時惡句。不因曹長誠念在口，實亦遺忘。」倚馬曰：「師丈聘逸步於遐荒，脫塵機（「機」當為「羈」）於維繫，巍巍道德，可謂首出儕流。如小子之徒，望塵奔走，曷（「曷」當為「褐」，用毛色而譏之）敢窺其高遠哉？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，受性頑鈍。闕下桂玉，煎迫不堪。旦夕羈（「羈」當為「饑」）旅，雖勤勞夙夜，料入況微，負荷非輕，常懼刑責。近蒙本院轉一虛銜（調空驅作替驢），意在苦求脫免。昨晚出長樂城下宿，自悲塵中勞役，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。因寄同侶，成兩篇惡詩，對諸作者，輒欲口占，去放未敢。」自虛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得聞佳句。」倚馬又謙曰：「不揆荒淺，況師丈文宗在此，敢呈丑拙邪？」自虛苦請曰：「願聞，願聞。」倚馬因朗吟其詩曰：「長安城東洛陽道，車輪不息塵浩浩。爭利貪前競著鞭，相逢盡是塵中老（其一）。日晚長川不計程，離群獨步不能鳴。賴有青青河畔草，春來猶得慰（「慰」當作「喂」）羈（「羈」當作「饑」）情。」合座咸曰：「太高作。」倚馬謙曰：「拙惡，拙惡。」中正謂高公曰：「比聞朔漠之士，吟諷師丈佳句絕多，今此是穎川，況側聆盧曹長所念，開洗昏鄙，意爽神清。新制的多，滿座渴詠，豈不能見示三兩首，以沃群矚？」高公請俟他日。中正又曰：「眷彼名公悉至，何惜兔園。雅論高談，抑一時之盛事。今去市肆若遠，夜艾興餘，杯觴固不可求，炮炙無由而致，賓主禮闕，慚慙空多。吾輩方以觀心朵頤（謂齷草之性，與師丈同）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，赧然何補？」高公曰：「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，祇如八郎，力濟生人，動循軌轍，攻城犒士，為己所長。但以十二因緣，皆從觴（明抄本「觴」作「觸」）起；茫茫苦海，煩惱隨生。何地而可見菩提（「提」當作「蹄」）？何門而得離火宅（亦用事譏之）？」中正對曰：「以愚所謂，覆轍相尋，輪迴惡道；先後報應，事甚分明。引領修行，義歸於此。」高公大笑，乃曰：「釋氏尚其清淨，道成則為正覺（「覺」當為「角」），覺則佛也。如八郎向來之談，深得之矣。」倚馬大笑。自虛又曰：「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制，在小生下情，實願觀寶。和尚豈以自虛遠客，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？且和尚器識非凡，岸谷深峻，必當格韻才思，貫絕一時；妍妙清新，擺落俗態。豈終秘咳唾之餘思，不吟一兩篇，以開耳目乎？高公曰：「深荷秀才苦請，事則難於固違，況老僧殘疾衰羸，習讀久廢，章句之道，本非所長，卻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。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，匠石能聽之乎？」曰：「願聞。」其詩曰：「擁褐藏名無定蹤，流沙千里度衰容。傳得南宗心地後，此身應便老雙峰。為有閩浮珍重因，遠離西國赴咸秦。自從無力休行道，且作頭陀不係身。」又聞滿座稱好聲。移時不定，去文忽於座內云：「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，雪夜皎然，及門而返，遂傳何必見戴之論。當時皆重逸興，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，下視袁安、蔣詡。吾少年時，頗負雋氣，性好鷹鷂，曾於此時，吹游馳騁。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，御宿川之東時（此處地名苟家塢也）。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，不覺詩狂所攻，輒污泥高鑿耳。因吟詩曰：愛此飄飄六出公，輕瓊洽絮舞長空。當時正逐秦丞相，騰躡川原喜北風。獻詩訖，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，因難云：呼雪為公，得無檢束乎？餘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為君，後賢以為名論，用以證之。曹州房結舌，莫知所對。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，烏大嘗謂吾曰：難得臭味同。斯言不妄。今涉彼遠官，參東州軍事（義見《古今注》），相去數千。苗十（以五五之數，故第十）氣候啞吒。憑恃群親，索人承事。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諸？」銳金曰：「安敢當。不見苗生幾日？」曰：「涉旬矣，然則苗子何在？」去文曰：「亦應非遠。知吾輩會於此，計合解來。」居無幾，苗生遽至。去文偽為喜意，拊背曰：「適我願兮。」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，自虛先稱名氏，苗生曰：「介立姓苗。」賓主相諭之詞，頗甚稠沓。銳金居其側曰：「此時則苦吟之矣，諸公皆由，老奚詩病又發，如何如何？」自虛曰：「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，何為尚吝瑰寶，大失所望？」銳金退而逡巡曰：「敢不貽廣席一噓乎？」輒念三篇近詩云：舞鏡爭鸞彩，臨場定鵝拳。正思仙仗日，翹首仰樓前。養斗形如木，迎春質似泥。信如風雨在，何憚跡卑棲。為脫田文雞一幣，儼然鴻臚。吹打問題。霜

曉叫荒村。」銳金吟訖，暗中亦大聞稱賞聲。高公曰：「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，此公甚精名理，又善屬文，而乃猶無所言，皮裡臧否吾輩，抑將不可。況成君遠客，一夕之聚，空門所謂多生有緣，宿鳥同樹者也。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？」中正起曰：「師丈此言，乃與中正樹荊棘耳。苟眾情疑阻，敢不唯命是聽。然盧探手作事，自貽伊戚，如何？」高公曰：「請諸賢靜聽。」中正詩曰：「亂魯負虛名，游秦感寧生。候驚丞相喘，用識葛盧鳴。黍稷滋農興，軒車乏道情。近來筋力退，一志在歸耕。」高公歎曰：「朱八文華若此，未離散秩，引駕者又何人哉？屈甚，屈甚。」倚馬曰：「扶風二兄，偶有所繫（意屬自虛所乘），吾家龜茲蒼文斃甚，樂喧厭靜，好事揮霍，興在結束，勇於前驅（調般輕貨首隊頭驢）。此會不至，恨可知也。」去文謂介立曰：「胃家兄弟，居處匪遙，莫往莫來，安用尚志。《詩》云：朋友攸攝，而使尚有遐心，必須折簡見招，鄙意頗成其美。」介立曰：「某本欲訪胃大去，方以論文興酣，不覺遲遲耳。敬君命予，今且請諸公不起，介立略到胃家即回。不然，便拉胃氏昆季同至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諾」。介立乃去。無何，去文於眾前，竊是非介立曰：「蠢茲為人，有甚爪距。頗聞潔廉，善主倉庫。其如蠟姑之丑，難以掩於物論何？」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，及門，瞥聞其說。介立攘袂大怒曰：「天生苗介立，鬥伯比之直下，得姓於楚遠祖祭皇茹。分二十族，祀典配享，至於《禮經》（調《郊特牲》八蠟，迎虎迎貓也）。奈何一敬去文，盤瓠之餘，長細無別，非人倫所齒。只合馴狎稚子，寧守酒旗，諂同妖狐，竊脂媚灶，安敢言人之長短。我若不呈薄藝，敬子謂我成秩無文，使諸人異日藐我。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，且看如何？」詩曰：「為慚食肉主恩深，日晏蟠蜿臥錦衾。且學志人知白黑，那將好爵動吾心。」自虛頗甚佳歎。去文曰：「卿不詳本末，厚加矯誣。我實春秋向戌之後，卿以我為盤瓠，如辰陽比房，於吾殊所華闊。」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為病，乃曰：「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，可乎？昔我逢丑父，實與向家祭皇，春秋時屢同盟會。今座上有名客，二子何乃互毀祖宗？語中忽有綻露，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。且盡吟詠，固請息喧。」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，初澹澹然若自色，二人來前，長曰胃藏瓠，次曰藏立。自虛亦稱姓名。藏瓠又巡座云：「令兄令弟。」介立乃於廣眾延譽胃氏昆弟：「潛跡草野，行著及於名族；上參列宿，親密內達肝膽。況秦之八水，實貫天府，故林二十族，多是咸京。聞弟新有題舊業詩，時稱甚美，如何得聞乎？」藏瓠對曰：「小子謬廁賓筵，作者雲集，欲出口脛，先增慚作。今不得已，塵汗諸賢耳目。詩曰：「鳥鼠是家川，周王昔獵賢。一從離子卯（鼠兔皆變為蝮也），應見海桑田。」介立稱好：「弟他日必負重名，公道若存，斯文不朽。」藏瓠斂躬謝曰：「藏瓠幽墊所宜，幸陪群彥，兄揄揚太過，小子謬當重言，若負芒刺。」座客皆笑。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，不暇自念己文，但曰：「諸公清才綺靡，皆是日牛游刃。」中正將謂有譏，潛然遁去。高公求之不得，曰：「朱八不告而退，何也？」倚馬對曰：「朱八世與炮氏為仇，惡聞發劄之說而去耳。」自虛謝不敏。此時去文獨自與自虛論詰，語自虛曰：「凡人行藏卷舒，君子尚其達節。搖尾求食，猛虎所以見幾，或為知己吠鳴，不可以主人無德，而廢斯義也。去文不才，亦有兩篇言志奉呈。」詩曰：「事君同樂義同憂，那校糟糠滿志休。不是守株空待兔，終當逐鹿出林丘。」「少年嘗負饑鷹用，內願曾無寵鶴心。秋草馱除思去字，平原毛血興從禽。」自虛賞激無限，全忘一夕之苦，方欲自誇舊制，忽聞遠寺撞鐘。則比膊鉤然聲盡矣。注目略無所睹，但覺風雪透窗，臊穢撲鼻。唯窅窅如有動者，而厲聲呼問，絕無由答。自虛心神恍惚，未敢遽前捫撻。退尋所繫之馬，宛在屋之西隅，鞍韉被雪，馬則齧柱而立。遲疑問，曉色已將辨物矣。乃於屋壁之北，有橐駝一，貼腹跪足，僂耳齧口。自虛覺夜來之異，得以遍求之。室外北軒下，俄又見一瘠瘠烏驢，連脊有磨破三處，白毛茁然將滿。舉視屋之北拱，微若振迅有物，乃見一老雞蹲焉。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，東西有隙地數十步。牖下皆有彩畫處，土人曾以麥穩（明抄本穩作「麩」）之長者，積於其間，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。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，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，自虛因蹴之，果獲二刺蝟，蠕然而動。自虛周求四顧，倘未有人，又不勝一夕之凍乏，乃攬轡振雪，上馬而去。繞（「繞」原作「周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出村之北，道左經柴欄舊圃，睹一牛踏雪齧草。次此不百餘步，合村悉輦糞幸此蘊崇。自虛過其下，群犬喧吠，中有一犬，毛悉齊裸，其狀甚異，睥睨自虛。自虛驅馬久之，值一叟，辟荊扉，晨興開徑雪，自虛駐馬訊焉。對曰：「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。郎君昨宵何止？行李間有似迷途者。」自虛語及夜來之見，叟倚簞驚訝曰：「極差，極差。昨晚天氣風雪，莊家先有一病橐駝，慮其為所斃，遂覆之佛宇之北，念佛社屋下。有數日前，河陰官腳過，有乏驢一頭，不任前去。某哀其殘命未舍，以粟斛易留之，亦不羈絆。彼欄中瘠牛，皆莊家所畜。適聞此說，不知何緣如此作怪。」自虛曰：「昨夜已失鞍馱，今餒凍且甚，事有不可率話者，大略如斯，難於悉述。」遂策馬奔去，至赤水店，見僮僕，方訝其主之相失，始忙於求訪。自虛慨（明抄本「慨」作「撫」）然，如喪魂者數日。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